

## 生活滋味

## 紫皮石斛

»»»»»»»» 尧哥儿 文/摄

清冷皎洁的月光碎了一地，月色笼着几案一方石斛，紫茎，幽花，淡香，奇石相依，清水傍。但见苏轼一袭长衣，卷袖，铺笺，提笔，挥毫，笔走乾坤，诗文跃然：

山骨裁方斛，江珍拾浅滩。  
清池上几案，碎月落杯盘。  
老去怀三友，平生困一簪。  
坚姿聊自傲，秀色亦堪餐。

夜色如墨，阳台的灯光柔柔地笼着，我背着双手，站在一块15厘米宽、20厘米长的方块木板前。木板顶竖着钻了几个圆孔，不深，不浅。离上沿三分之一处绑着一排碎发碎须，是绿植的根须，来来回回交错绑了好几道，结结实实的，插翅难飞。碎须下拖着十来条长长的辫子，有节，有骨，灰色。

我家先生拈着手指，轻轻触碰灰色长条，两眼冒光，神情激动，一迭声地说：“这可是宝贝，会开花，花茎叶都能吃。”他说的石斛功效，我信，但我家阳台上几根“溜须”，除了拍马还会开花，我真不信。苏轼奉为珍宝日日置于案上，时时以言志的石斛，就是眼前拖着这几根染了白化病似的条子，似乎不敢苟同。

石斛应蓬勃于山荫之处，得山溪灌溉，云雾滋润，醒于日出，眠于月出，听鸟鸣，观四季，根茎粗壮，脊梁挺直，自成风骨，叶呈墨绿，花自摇曳。或置文人雅客窗前案几，与弦琴丝竹相伴，得墨香文韵相染，珍之惜之。何尝像这样五花大绑，身陷囹圄？我摇摇头，踱步入室。先生跟在后面信誓旦旦：“它真的能开花。它真的是紫皮石斛。一身是宝。”

我揣摩大抵又是一次深刻的检讨反省现场了。

先生出远门，耳提面命：“要记得给它浇水，别忘了！”敷衍一下：“知道了。”明明没有结果的努力，何必劳心劳力。

我给所有的绿植浇水喷水，那几挂番薯粉条似的，象征性地给点水。风一吹，灰色的条条微微颤了颤，突然想到了一句话：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

过了几日，却眼见它灰色外壳脱落，露出了青紫色，那隐隐约约细细的白色条纹，骤然有了生气。哦，它活了，就靠木板顶上几个小圆孔少得可怜的水量，以及偶尔沐浴的稀少水雾，它竟然活了。被绑在“绞刑架”上的绿植，竟然逆袭成功，脱去腐朽萎靡的外壳，根根铮骨。

我似乎懂了被贬杭州的苏轼，为什么会将石斛常年置于案上。懂了“老去怀三友，平生困一簪。坚姿聊自傲”的心境。苏轼赞石斛为“坚姿”。有坚，有姿。如今我只见识了它的坚，至于姿不敢恭维。

等到某日，白色底、上具紫红色晕的花串晃进眼帘的时候，诧异、惊艳、羞愧交织着在脑海中窜来窜去。拿着水壶的手定住了，“一身清冷骨，半世倾城色”，说的就是它吧。

花唇瓣白色，前部紫红色，中部以下两侧具紫红色条纹，近圆形，长3厘米，基部收狭为短爪，边缘具复式流苏，上面密布短毛；唇盘两侧各具1个黄色斑块；蕊柱白色，长约3毫米，前面两侧具紫红色条纹；药帽白色，近圆锥形，顶端稍凹的，密布细乳突，前端边缘具不整齐的齿。没有叶子，只有花串锦簇，一条条、一串串，风起，恍似一帘幽梦。我沉醉于串串花朵，仿佛心也缀了上去。

谁能想到一身囹圄依然繁花似锦？

两世一物，沧海桑田，人生又何曾不常经风露霜？与其所困，不如蜕腐朽萎顿，恣意绽放！

## 似水流年

## 枇杷熟了

»»»»»»»» 姚崎锋



在乡间，好多人家的门前屋后或山地上是种着枇杷树的。五月，枇杷次第熟了，一串串结在枝头，或白或黄，引诱着各种飞鸟虫子，特别是白头翁时起时落来啄食。

细心的人家，用白纸袋或塑料袋预先包裹起来，枇杷成熟过程中减少了鸟虫的“偷嘴”，采摘时的卖相和口感就更好了。老家那几面山坡，有人承包着，种的便是成片的枇杷树，此刻，满目是枝头的白纸袋，自成一一道风景。

我老家院子里的这棵枇杷，有些年头了。当年该是母亲种下的。那时，爷爷分给父亲的房子有些小，幸好还有些院落土地，只是在一处落差很大的土崖上。母亲把院子周边的角落打理出一片菜畦，种上了一些菜，也种了几棵果树：枣树、橘树。这棵枇杷树便在最靠墙的一侧。

20年前搬离老屋后，少有打理，偶尔下点基肥，他便兀自长着，铺展着，像一把撑开的巨伞，把院子的一角都覆盖了。后来，老屋出租给了几户外地的打工人，他们一直住在这里，俨然成了半个家人。这些果树上结的果实，大多也就变成了他们的腹中之物。

正是枇杷季，枝头黄澄澄的一片，还有一部分伸展出了矮墙，路人伸手可及。

我去的时候，经常能看到矮墙对门的那家中年兄弟。哥哥十有八九是趴在矮门上看着树一角的天空，他患有严重的哮喘，干不了重活，与这棵枇杷树一样，从未远离过村子，固守着这个家，用一个小小的收音机打发余生。他那个弟弟却是闲不住的人，要么在村头的小店里发大兴，要么在地头刨地。

我对那个哥哥说，你要吃自己摘好了。他每每

总是摸着头皮，腼腆地笑着回答“不要吃”。

更多的枇杷，在枝头的高处，你是不容易摘到的，任由鸟儿与虫子啃食，最终落地成泥。其实，枇杷不耐摘，如果是纯手摘，它们大多会从枝梗端脱离开来，一挤压便软化，继而出水变色变味，不如在枝头上的模样。如果不是直接摘着吃，就得用剪刀从枝梗处剪断，留一段梗，能多存放几天时间。

这个季节，邻居大叔也经常带着他的大狗去山地里摘枇杷，路过我家院子时，大狗便停下来找一处墙角翘后腿撒一泡尿，然后停在那里看树，大叔便喊：婷婷、婷婷。它便猛然醒悟急蹿而去。“婷婷”也是他已经出嫁的女儿的小名。

有时钻在树枝里，小憩片刻，光阴就慢下来。思绪时而飞出很远。儿时，母亲曾经为我们煮过好喝的止咳良药。春天的时候，孩子们好玩，晚上踢被子，时冷时热，容易感冒咳嗽，那时的我们有了这种小恙，一般是不上医院的。母亲有土方，她从枇杷树上摘下一大堆叶子，洗净叶片上的细毛，在大锅里煮。煮出又浓又黄的汤汁，加上甜甜的冰糖，我们很喜欢喝，比医院里配来的药剂好喝，这种土方的效果也真是不错。

望着满目的枇杷，我时常会想起舟山方言里的那首童谣《摇啊摇》，禁不住哼唱：摇啊摇，摇啊摇，一摇摇到外婆桥。外婆屋里弹棉花，舅舅后山摘枇杷。枇杷树上一根蛇，舅舅吓得满山爬……

多么纯真可亲的回味。想想现在都不知唱给谁听，我的两个外甥女都已经长到成人的个头了，如果她们还愿意跟我一起来到这枇杷树下，当我对着她们唱，她们会把我当怪人看吗？其实，我是想告诉她们，生活的角落处处有值得落笔的美好。

## 我与晚报的故事

## 读《舟山晚报》，如岁月增香

»»»»»»»» 王晓芬

2008年是北京奥运之年，我虽是个双腿行走不便的残疾人，却是个十足的体育迷，对体育赛事情有独钟，为及时观看和了解各项赛事，便自费订阅了《舟山晚报》。

时光荏苒，如白驹过隙。《舟山晚报》三十年风雨兼程，一批批记者下海岛、走基层、战台风、抗疫情，到处都闪现着他们忙碌的身影，他们为市民们送上了一篇篇感人至深的温情故事。《舟山晚报》三十年华丽转身，一个个记者走大街、穿小巷，以务实之心，察民情，观民意；以诚挚之态，上传下达，传递着各种大事小情。

一报在手，爱不释手，我们看到了舟山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，铺高铁，架桥梁，还有各种衣、食、住、行，一目了然。

我有自己多年养成的阅读习惯。早上，收到报纸后，先粗略地浏览一下，下午再慢慢地品读各类文章，从大的标题到小的气象预告，都一一过目。晚上，再细细地品读各位文学作者的佳作，有清新脱俗的散文，有触景生情的随笔，有洒脱飘逸的诗歌，这些都凝聚着各位责编的匠人之心，以及他们兢兢业业为他人作嫁衣的默默奉献和付出。我喜欢看朱蔚记者的情感倾诉和苍蝇小馆的叙述和描写，寥寥数笔道出了大千世界里平凡人的喜、怒、哀、乐和生存之道。

有一次，看到一篇感人的倾诉，便通过记者的牵线搭桥，联系了一位和我患同样疾病的市民小赵，因为感同身受，与她聊了自己患病治疗的心路历程及康复中的注意事项，相谈甚欢，可谓“赠人玫瑰，手留余香”。我还认识了平整土地的小朱，他带着礼物到我家来看我，还有泥人姚等人，真如王菲所唱：赠予我一扇窗，赠予我一缕阳光……我感受到了很多人给予我的温暖。

十余年来，我与《舟山晚报》结缘为伴，它如一位多年的挚友和闺蜜，疗愈着我的心房，伴我度过无数个孤灯难眠的漫漫长夜。

多年的阅读爱好，激发了我的写作欲望，近年来，我陆续在《舟山晚报》上发表了《好友沈璐》《姐姐如母》《幸福食堂真幸福》等文章，真心感谢《舟山晚报》给予我厚爱与馈赠。

小小的《舟山晚报》，承载着市民们的希望和寄托。周日的教育板块，小作者以稚嫩之笔，或许写就的是未来大大的自我，《舟山晚报》托举的是明日之星；周四，寻医问药，医学科普知识，是中老年人健康长寿的知音；周末版的家庭温馨故事，诠释了日常生活中的真、善、美……

衷心祝愿《舟山晚报》越办越好，岁月增香，一路繁花。

